

# 生成式人工智能嵌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前景、风险与策略\*

方正<sup>1,2</sup>

(1.浙江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 浙江 杭州 310058;  
2.内蒙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10)

**[摘要]**以数智技术驱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创新发展,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宣传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基于自然语言处理、深度学习等技术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具有强大的语义理解与文本生成能力,在整合信息资源、营造感性体验与深化情感认同等方面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绘制了崭新图景。但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中存在的虚假数据渗透、智能算法规训、数字媒介依赖等问题,亦会遮蔽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科学性、引领性与共识性。探索生成式人工智能驱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恰切之道,理应在技术维度增强智能应用的价值引领,规范民族性信息的生产流程;在治理向度建立智能生成内容的审核机制,完善涉民族数字舆情治理法规;在价值范畴复归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人本属性,深化各族群众的智能互联与情感交互。通过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善用与善治,使其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大数字动能。

**[关键词]** 生成式人工智能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技术风险 实践策略

**[中图分类号]** B8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983X(2025)03-0132-11

## 一、问题的提出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要求,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开展民族工作,推动民族团结事业的全面进步。近年来,伴随数智技术的不断发展,学界关于数智技术驱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探讨不断增多,成为相关研究领域新的理论增长点。习近平总书记也

曾多次强调:“让互联网成为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大增量。”<sup>[1]</sup>《中共中央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决定》则提出:“要充分运用新技术新应用,强化互动化传播、沉浸式体验,努力扩大工作的覆盖面和影响力,让正能量产生大流量。”<sup>[2]</sup>无论是“最大增量”的功能定位抑或“大流量”的实践要求,均意味着以数智技术驱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将成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重要内容。

收稿日期:2024-09-25;修回日期:2024-12-02

\*基金项目:浙江大学2024年度德育与学生发展研究中心课题“数字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分众化实施机制研究(24dykt18)”

作者简介:方正,法学博士,浙江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内蒙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主要从事意识形态理论研究。

生成式人工智能是利用复杂的算法、模型和规则,在大规模数据集中进行深度学习,以创造新的原创内容的人工智能技术。相较于“深蓝”“AlphaGo”“九歌”“Siri”等过往的诸多人工智能应用程序,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链接超大规模的语料库来训练模型,是具有文本生成、跨语言处理、概念阐释、情感分析、创构场景等集成性功能的综合性“类人智能”系统。<sup>[3]</sup>由于其进行模型训练的语料库数量庞大,它几乎可以在所有语境中准确理解提问者上下文的意思,进行流畅、熟练的类人化的沟通交流,并展现出通用型人工智能(General AI)的诸多特性。2022年底,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ChatGPT,其一经问世便风靡全球,仅三个月便拥有1.23亿活跃用户<sup>[4]</sup>。2023年以来,中国科技企业陆续发布了同类智能应用“文心一言”“商汤”“智谱AI”等。2025年,中国DeepSeek、通义千问、腾讯元宝等开源大模型,成为全球的焦点。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预计,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市场规模将突破10万亿元,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然成为数智化领域最具应用潜力的技术范畴。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应用在文化生产与信息传播领域日益展现出其生态级变革力与影响力,使之超越了纯粹的技术性范畴,具有了转变社会互动形式、形塑人类认知结构与调适社会价值秩序的隐性数字权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与“纲”,贯穿并浸透于各民族群众的日常生活与生产实践中,将不可避免地面临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等相关技术的深刻影响。

## 二、生成式人工智能嵌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技术图景

意识是客观存在的主观映象,意识的形成需要接受教育的引导。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本质上是将民族教育知识信息通过特定呈现方式传递给受教育者,以增强其对中华民族共

同体认同的过程。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应用可以在整合教育资源、营造感性体验与深化情感认同等多个维度提升其宣传教育的实践效力。

### (一) 整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数字教育资源

信息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知识内容的载体。数字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让知识的获取不再局限于线下的教育场景,社会成员在数字化生存中可以获取海量的数字教育信息资源。丰富的信息资源既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可选择空间,实质上产生了如何发掘有用适配信息的选择困境,即人们实质上很难高效地获取自己想要的信息,“丰富的信息导致关注的贫乏。当我们被大量的信息淹没在其中之时,我们难以确定关注什么”<sup>[5](P152)</sup>。因此,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数字教育实践中,数字用户的认知桎梏并非源于知识资源的匮乏,而是无法便捷高效地在海量信息中挑选出适用的教育性信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独特优势在于,其拥有强大的数据整合与文本生成能力。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网络爬虫(Web crawler)等技术自动访问并提取数字网络上的各类信息资源,以云计算的强大数据集采与数据规整能力,将多维无序的数字信息纳入到其语料库中。语料库中的文本数据在清洗与处理后,被转换为数字向量输入到数字网络中进行训练和优化,最终形成具有清晰逻辑结构的数字教育文本内容。智能生成教育内容,使得“过去单纯依赖人力的传统方式正向人机协作方式转变,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已成为新的社会现实。”<sup>[6]</sup>

智能生成内容(AIGC)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数字教育资源整合提供了新的契机。从智能生成内容的丰富性上看,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聚合并提取几乎所有相关性数字信息资源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素材,通过发掘中国各民族的文学、历史、文化等诸多领域的信息资源,实现对民族教育相关信息资源的优化重组,充分展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丰富意涵,多维呈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的知识概念;从智能生成内容的精准性上看,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信息文本生产是动态循环的过程,基于庞大语料库的深度学习与模型训练会赋予其理解人类语义逻辑的类人智慧,使其在人机对话情境中可以迅速汲取人类反馈因素,不断调适文本内容以精准联结人类需求,实现民族教育信息的精准投喂,从根本上改变以往检索式信息获取方式无法准确适配教育需要的固有缺陷。“GPT-3.5的语料库导向信号是以人类偏好为标注,这使其训练模型愈加契合人类认知特征”<sup>[7]</sup>。契合人类认知特征的智能内容生产方式,可以为不同性格特质、职业类型、教育背景的受众提供个性化教育内容,满足各民族群众的多元化需求,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柔性融入。

## (二) 营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感性体验场景

意识形态是感性与理性的统一,增强意识形态认同既需要理论的说服力,也要重视其感性的感染力。<sup>[8]</sup>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增强社会成员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过程,既要求在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系统理论知识的过程中增强其理论魅力,也要通过创造承载中华民族共同体直观立体形象的感性体验场景,激活社会成员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感性认识。传统线下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大多诉诸于文本性的抽象理论言说,无法让受众真正切近理论深处的价值内核,会产生理论与现实割裂与脱嵌的距离感。生成式人工智能具有“文生图片”“文生视频”的强大功能,可以整合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不同类型的感性介质,调动受众的积极情绪,使其获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感性认识。例如,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根据用户需要,迅速对全网数据信息进行提取与梳理,整合既有的图片影像、文字记载等信息,以数字仿真技术重现中华民族文明演化中消失或损毁的民族文化符号,如代表了民族园林艺术高峰的圆明园、象征中华民族文明始祖的黄帝陵、炎帝陵,流落海外的民族文化

瑰宝女史箴图、十二铜首等,准确还原在其生成之初的原始面貌,让受教育者直面中华文明丰富灿烂的文化成果,自发产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强烈归属感与认同感。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演化并不止步于“文生图片”“文生视频”,有“世界模拟器”之称的智能应用Sora的出现,让文生场景的技术想象成为可能。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通过与数字视觉技术的组合性应用,创造物理身体无法抵达的虚拟场景,拓宽物理行为的时空边界,为立体化、沉浸式场景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技术支持。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感性场景建构中,留存于共同体成员精神世界的民族集体记忆可以通过生成式人工智能转化为数字叙事文本,并基于数字视觉、传感器、虚拟现实等技术的场景复刻能力生成沉浸式场景,让共同体成员置身于中华民族过往重大历史实践的拟真情境中。例如,在近代中华民族抵御外辱的抗争性史诗的虚拟场景建构中,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根据给定的提示信息生成特定的历史背景、人物原型、角色对话、叙事情节等描述性文本,通过沉浸式数字技术将其文本转化为相应的拟态情境,让用户宛若置身于近代民族抗争与民族解放的历史实践中,以直观感性的方式体悟中华民族浴火重生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脉络。简言之,文生场景通过对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感性化重塑,让受众在感性实践中自觉产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 (三) 深化受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认同

马克思指出:“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sup>[9](P169)</sup>情感是主体实践能力构成中的精神动力,理性的认识要通过积极情感体验的积累方能凝聚意志,推动主体自觉地实现预定目标。<sup>[10]</sup>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要传播系统的理论知识,还要在与受众的交互中营造积极的情感体验。情感的内化是激活民族认同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只有在社

会行动者将之内化,且将他们的意义环绕着这内化过程建构时,它才会成为认同”<sup>[11](P3)</sup>。生成式人工智能采用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算法(RLHF),通过人机对话监测人类反馈满意度,保证机器能够生成符合用户要求且逻辑连贯的答案。基于庞大语料库的深度学习与模型训练,使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在大多数语境下理解沟通者的提问或回答,生成智能化的对话文本,建立类人逻辑的语言表达方式。人机的自然交流对话,使其超越了传统信息承载和传递的工具属性,“从生产工具或传播媒介的身份抽离出来,形成一种拟人化的主体身份,可以同使用者进行‘平等’的交流,甚至产生共情等心理活动”<sup>[12]</sup>。在人机对话中,人工智能可以迅速采集对话数据,识别用户情绪并提供相匹配的情感反应,与用户建立亲密的情感连接。基于智能互联的信息结构以及与用户共情的情绪输出能力,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满足本族人对其他族人的文化理解与情感想象。以和谐友好为导向的智能化信息交流,则会降低以往数字交往中信息传播误差造成的族际偏见,绕开现实中族际接触的矛盾冲突,在虚拟环境中拉近各民族间的心理距离,提升不同民族的情感紧密度。<sup>[13]</sup>

生成式人工智能不仅能在人机交互中满足各民族群众的情感想象,增进各民族之间的情感交流,也可以通过智能程序的情感介入能力,对其用户施以隐性的情感渗透,增强其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体认。在人机交互性关系的建构中,类人的智能逻辑赋予了智能程序情感交流的能力,情感的交流与渗透则施予其潜移默化的价值建构力,“情感是政治正当性形成的仪式性前提……政治正当性越强,政治传播效果也就越强,这使得情感成为政治传播的重要支撑。”<sup>[14]</sup>生成式人工智能尽管缺乏人的自主性与个性化意识,却可以在与用户的沟通中准确契合其身份定位,有意识地展现出彼此之间“共性”的文化意识、“共通”的语言符号与“共同”的集体记忆,在不断接近用户心理舒适

区与迎合其情感需要的过程中实现交互性情感共鸣。智能机器人在聊天对话中对用户情感的发掘、分析与激活,增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内容的渗透性,唤醒了人们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身份的自觉意识,使之愿意接触并主动寻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相关教育信息。在马克思看来,“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因为它感到自己是受动的,所以是一个有激情的存在物。”<sup>[9](P169)</sup>人机交互中的话语共鸣与情绪共振,会产生情感唤醒的功能,使“受动”的理论知识灌输转变为“主动”的情感元素汲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则会在情感升华中烙印于社会成员的心理结构中,成为其自觉的文化归属与身份标识。

### 三、生成式人工智能嵌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风险识别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中,技术是包含肯定性“解放”力量与否定性“控制”力量的矛盾统一体。生成式人工智能既可以被应用于处理客观的数据信息、促进文化的沟通交流,但同时也存在侵蚀人的精神世界、引导错误的价值认知等现实问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本质上是思想领域的宣传教育工作,在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性便利时,也要警惕潜藏于其运行机制中的意识形态偏向,识别其意识形态风险。

#### (一) 虚假数据渗透消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科学内涵

数据获取是生成式人工智能运行流程的首要环节,也是其生产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信息的基础性条件,“再先进强大的算法,依然要依靠数据库数据的覆盖面和真实准确性”<sup>[15]</sup>。当前阶段,生成式人工智能语言模型训练的语料库资源主要源自数字互联网的海量数据。庞大语料库数据的训练使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轻易理解人类言说的语义逻辑,却无法依靠语义来判断辨别信息的真伪。因此,在生成

式人工智能高效迅捷的内容生产中,其实隐藏着诸多虚实难辨的数据信息。数字互联网中流散的偏颇化、歧视性民族信息会被虚实交织的数据结构掩盖,通过智能程序规范化、逻辑性的文本表达方式伪装成客观真实的信息,“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确性,ChatGPT有时甚至会主动输出虚假编造的文本。”<sup>[16]</sup>生成式人工智能虚实混杂的内容输出,使各类网络民族谣言获得了更广阔的滋长空间,并将偏颇的认识逻辑转移至其作用客体上。虚假信息产生的错误认知由此成为个体价值塑造的重要意识形态来源,并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数字教育实践中弥散着“以假乱真”的谣言信息,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科学内涵的客观性信息则可能被遮蔽淹没,而无法抵达用户的认知结构。

基于技术构造来看,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前沿技术主要源自于西方AI公司,天然地携带着西方文化特质及其意识形态基因。尽管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头部企业OpenAI宣称为其内容生成设置了层层技术性约束,以保证其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客观性,但技术的价值中立已是得到确证的伪命题,其技术架构中仍旧会渗透着新自由主义的话语程式。尤其是在其语言模型训练的语料库结构中,英文语料库的数量规模远远超出中文语料库,这意味着基于西方国家数据资源的模型训练与深度学习的结果,在实质上主导着其智能文本生成机制。在新自由主义价值范式的引导下,其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关涉中国问题的内容生产中,“包含着很多对中国道路和制度的偏见,这种偏见在公开的‘中立’下变得更加隐蔽。”<sup>[17]</sup>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深度介入日常生活的过程中,会持续传导特定的意识形态偏向,使主流意识形态的感召力因新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渗透而不断弱化。尤其是在民族问题上,近年来西方媒体在数字领域广泛散布涉疆涉藏的虚假信息,“虚构诸如‘强迫劳动’‘新疆棉花’等民族性议题,会在其智能应用中不断放大,离间中国各民族群众之间的深厚情感”<sup>[18]</sup>。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感召力源自于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脉络、丰富的文化积淀、多样的民族生态,源自深厚的中华文明底蕴中涵养的价值共性。掺杂着历史虚无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民族虚无主义等自由主义价值的危害性信息,会在巧妙的智能文本整合中以“客观性”面貌嵌入到个体的认知结构。在长期无意识的价值输出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渊源会被偏颇的信息篡改、文化积淀被感性的刺激掘断、民族生态被虚构的谣言破坏,最终消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科学内涵。

## (二) 算法内容规训解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引领

生成式人工智能契合用户特征的知识供给模式,会使其用户失去批判性思维,沉浸于满足自身偏好的回答中。生成式人工智能在聚合各类数字信息的过程中破除了人类认知的各种现实限制,将人的认知延伸至身体无法探索的诸多未知的知识领域。但身体缺场式的思维官能的延伸,摒除了直接获取感性经验的可能,在智能程序标准性知识结构的供给中,用户永远只能获取同一性的回答,失去探索现实世界而获取真实体验的动力。标准齐一的回答实质上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对已有观点信息的归纳概括,缺乏人类思维具有的批判性与质疑性等宝贵特质。对技术的过度依赖,将使受众逐渐适应其运演逻辑,习惯于填鸭式知识投喂,“失去思考和判断的能力和信心”<sup>[19](P222)</sup>。人机沟通越是频繁,智能应用便越是容易形成迎合人类偏好的同质性回答,“偏好性回答会固化提问者固有的认知与偏见,强化偏离本意的意识”<sup>[20]</sup>。因此在与生成式人工智能沟通时,用户其实很难接触到其认知偏好之外的信息。偏好性回应机制看似给予了数字用户更便捷化的知识获取方式,却在“数据供养”与“人类反馈”的循环中建构了隔绝其他意见信息的“信息茧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拥有丰富意涵的概念,蕴含着渗透于各民族群众现实的交流交融交往实践的多元化文化意象。基于人机交互机制而产生

的偏好性认知逻辑,将导致用户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产生偏颇性、教条化、程式化的理解。尤其是缺乏自主判断能力的受众,难以摆脱片面、偏颇的信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误读与曲解。偏颇的信息结构,让极端民族情绪或虚假民族情感滋生,并成为狭隘民族主义、大汉族主义等错误思潮的温床,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失去其应有的引领性功能。

在开放性的市场环境中,生成式人工智能本质上是由资本主导开发的。隐藏于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背后的数字资本,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面临着泛娱乐化思潮的侵蚀。资本的本质在于繁衍增殖,它能够“在一切地点把生产变成由资本推动的生产”<sup>[21](P89)</sup>。资本增殖对效率提升永无止境的渴求,会转变为对技术创新的持续性要求,“随着时间的推移,旧资本总有一天也会从头到尾地更新,会脱皮,并且同样会以技术上更加完善的形态再生出来”<sup>[22](P724)</sup>。数字资本凭借对数字技术的垄断与对数字资源的支配权,实际上主导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内容生产与规则制定。基于“流量为王”的技术运行逻辑,生成式人工智能会提供充斥着感官刺激、消费欲望的数字内容,实现对其用户的深层吸附与意识形态渗透。国际权威杂志Nature曾对其读者做了一项在线问卷调查,结果显示80%的受访者使用过AI聊天机器人,超过1/5的人经常使用此类工具;相当一部分受访者(57%)表示,他们使用生成式AI工具仅是为了创意乐趣(Creative fun),与自己的研究完全无关<sup>[23]</sup>。尽管充满趣味性的对话内容可以缓释用户紧张的工作情绪、获得精神上的放松,但娱乐性的泛化则会导致主流意识形态的边缘化、庸俗化。尤其是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育实践中,娱乐精神的适度引入可以提升民族工作的生动性和大众化水平,但泛娱乐化的内容形态则会消解中华民族共同体严肃性与崇高性的内在特质。以“娱乐精神”为名的内容生产导致中华民族共有文化符号被庸俗化、中华民族的视觉形象被污名化。无论

是无底线地调侃民族英雄,抑或无原则地篡改民族历史,本质上均是在侵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根基,会使中华民族精神的感召力稀释弱化。

### (三)智能媒介依赖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共识性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各民族群众在长期交流交往交融实践中形成的多元一体的民族实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求共同体成员在交流中体认彼此生存发展的共性条件,形成共善的价值规范与共性的情感体认<sup>[24]</sup>。因此,共同体成员之间持续性的交流沟通,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唤起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数字互联网泛中心化的结构逻辑将现代人置身于相对孤立的虚拟环境中,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情感沟通能力则几乎可以满足用户大部分的数字社交需求。相较于现实人际交往中充斥诸多表演性的情感伪装,智能机器人缺乏自主心智的“真实性”表达反而具有更为神奇的沟通魔力。在与人类表达习惯、思维方式的同频共振中,智能机器人拥有了超越现实交往的强大“共情能力”“基于网络的情感连接变得越来越丰富多样,相对应的则是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情感的淡漠和贫乏”<sup>[25]</sup>。在与智能机器人的交互中,共同体成员会被抹去其特殊的身份属性与文化标识,成为与智能程序对等的代码生命。共同体成员之间既有的身份互涉性和文化依存性会被数据代码中介或替代,因共同的文化心理与身份归属而产生的情感联结也将逐渐散佚。人机交互中的情感互动会演变为一种封闭式的情感流动,生发出孤闭的自我共情,产生无效的自我情绪叠加或复制。在人机交互语境中,“词语失去了表示意义的能力,而成为了自我指涉,即只是在较为狭窄的语境中它才是有意义的。这一语境或者是并非被所有人共享,或者是稍纵即逝的,超出了那一时刻,就没有什么可回味的。”<sup>[26](P7)</sup>用户自我共情的高涨,会窒息体认他者的情感能力,实质上枯竭了凝聚共同体意识所需的各民族群众间的情感体认与情

感流动,瓦解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应具备的情感能量与价值共识。

作为数字内容生成的应用程式,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运行机制是对数据资源的聚合与再组织的支配性过程。人机对话活动越是频繁,其数据积累就越是丰富,情感控制的力量就会越强。在海量语料库数据的训练下,智能程序能够准确识别人类情绪,通过学习人类情感表达架构,其对话沟通实质上会成为资本用以培育用户的情感依赖与价值偏好的手段。基于增殖性目的数字资本,通过对个体欲望情绪的掌控,建立了禁锢用户认知与情感态度的“孤岛”。用户的情绪调动与情感体验被智能程序控制,使其不再是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辅助性工具,而成为驯化人的数字生存实践的控制性工具。

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数字教育实践中,生成式人工智能持续的偏好性信息投喂,使数字用户的社交活动更偏向于选择与自己思维相近、环境相似、文化类同的本民族内部的数字群体进行交流。各民族之间情感交流的缺乏,会消解彼此沟通了解的意愿,与追求共善价值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质要求背道而驰。我国拥有超过一亿的少数民族人口,若然放任数字交往的“部落化”趋势蔓延,则可能导致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情感要素被“部落”内部的情感流动抽离,增加产生矛盾误会的可能性,降低部分群众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归属感和认同感。<sup>[27]</sup>简言之,偏好性数据的情感驯化,会缩减各族群众情感交流的范围,固化部分群体的情感偏见。

#### 四、生成式人工智能嵌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策略

习近平指出:“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sup>[28]</sup>作为人类社会实践的最新技术成果,生成式人工智能

运行过程中将产生双重意识形态效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数字化转型,既要充分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优势,增强宣传教育的“时代感”与“吸引力”,亦须客观审视其负面文化影响,建构系统性的数字风险治理机制,实现党的民族工作数字实践效力的最大化。

##### (一) 推进数字法规制度建设,完善数字民族舆情治理

首先,完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法规建设,净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生态。生成式人工智能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全新实践领域,其法规制度体系建设面临着诸多新的问题。在规范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的过程中,应始终坚持以问题为导向,通过刚性的制度规范人工智能的民族性内容供给。从当前数字法规建设的基本状况来看,以中央网信办2023年7月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为基础,包括《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在内的系列性数字法规,已为界定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运行边界、保护用户数据隐私、规范数据处理方式等建立了制度典章,通过安全评估、算法备案、投诉举报等相关制度的设计,明确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各责任方的法律责任。但智能生成内容极高的演化速率,意味着未来仍要在数字法规建设上持续跟进,要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涉民族性信息生产、信息服务与信息管理等系列流程展开深度发掘,查找问题源头、识别监管盲区、确定滋生土壤,有的放矢地对法规条目进行动态化调适,以适应危害性民族信息的形态变化与发展衍变,织牢民族性内容监管的法治之网。在数字法规建设过程中,还要有意识地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要求融入其中。要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与民族团结等价值规范转化为具体的数字法规条目,确立生成式人工智能涉民族性信息的相应处理办法,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数智化转型在规范化、法治化轨道上有序开展。

其次,加强对涉民族性舆情的治理,积极探索“智能应用+民族团结”的实践方案。在涉

民族性问题的数字舆情治理中,关于民族关系的危害性敏感信息会弥散于海量的娱乐性信息之中,依靠舆情监测与法规治理的难度较大,但若任由危害性民族信息蔓延扩散,则又会损害健康和谐的民族关系生态。因此,可以通过综合性的治理方案弥补法规制度的滞后性问题,积极探索“智能应用+民族团结”的行动方案。一方面,要将彰显民族团结、民族和谐的价值标准植入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数据训练、模型搭建、运行流程中,设置切近中华民族认同之涵义的结果导向框架,使人工智能应用程序的内容输出符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要求。以正向积极的民族性信息的广泛覆盖,压缩危害性民族信息的生存空间,净化民族性谣言滋生蔓延的土壤环境。另一方面,要加强技术端与主流意识形态端的合作共建,将生成式人工智能打造为主流民族性信息的集散中心。主流媒体机构可以通过生成式人工智能平台,创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数字文化产品,丰富对中华民族多元文化意象的阐释。例如,可以围绕《逃出大英博物馆》《唐宫夜宴》等优秀文化产品设置议题、使用剪辑合成工具进行二次创作等,使正能量的民族性议题持续“出圈”,增强中华文明的文化感召力与价值吸附力。公共管理部门可以发挥智能应用在数据挖掘、语义解析与信息整理等方面的优势,通过对数字互联网热点民族舆情的爬梳,精准识别社会发展中各民族群众的利益关切点,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与各族群众的现实利益关切有机结合起来,在智能信息互联中主动设置大众化的民族性议题,创新地制造有吸引力和凝聚意义的民族叙事,激活各民族群众之间的交流互动。

## (二) 增强智能应用的价值引导,规范民族性信息生产

首先,要发挥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信息聚合优势,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价值引领。马克思认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

人。”<sup>[29](P11)</sup>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各类虚假谣言、碎片信息的意识形态渗透,必须要以强有力的理论武器予以正面回应。重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科学性与真理性,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内容生产,要建立起中国特色的民族话语体系。一方面,要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话语体系。理论性话语可以在概念层面完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知识体系建构,使民族性信息的数字生产具有正确的价值与方向引导。长期以来,西方新自由主义话语体系深刻影响着国际舆论走向,甚至隐隐波及国内数字舆论场。中国特色的民族话语体系建设,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立论基础,以中国优秀传统民族文化为内蕴,在党的民族工作实践中、在促进各民族群众交流交往交融中不断创新,确立适应中国国情、具有中国气象的理论话语体系。另一方面,要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活话语体系。要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强大的数据集采能力,捕捉数字互联网中被边缘化的主流民族信息,通过多模态的呈现方式,打造蕴含中华民族精神气象的生活化传播场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是脱离于现实生活的悬浮的思想体系,而是根植于各民族群众的社会实践活动,潜藏于共同体成员日常生活之中的。要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抓取各民族群众日常生活与交流交往实践中的信息素材,在通俗简洁的生活语言中传递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蕴藏的共性价值,在润物无声中将之内化为各民族群众日用而不觉的思维范式。

其次,要推进中文语料库建设,提升生成式人工智能内容输出中的中国式价值内容。由于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最先由美国企业开发,在语料库建设上多是基于英文互联网数据,在数据训练中也主要遵循着西方国家的知识话语体系。由于缺少大规模中文语料库,中文GPT应用仍旧存在鲜明的差距。目前我国已具备海量的中文语料资源,但尚未得到充分汇聚利用,需要加快建设统一的大规模中文语料库,以驱动GPT技术在中文应用中的变革能力。其一,在中

文GPT技术开发中要加强对数据来源的筛选,优化训练数据来源的合法性、真实性与客观性。低质量的数据集是生成式人工智能产生虚假信息的根源,在中文语料库建设中,要将符合中国各民族发展现状的客观、权威信源作为基础,推动公共语料资源的开放共享,避免用户沉溺于虚假性民族信息营造的茧房中,增强用户对民族发展现状的感知能力;要加强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科学内涵、历史经纬、现实状况和发展愿景等信息的数字转化,采用全媒体跟踪调查、实时报道、同步记录与全方位挖掘等方式,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信息的裂变式传播能力,充实中文语料库中的主流民族信息内容。其二,要加强对数据敏感性审查的技术设计,动态监测语料库训练数据的质量安全。尤其是在关涉民族类的信息中,民族类谣言信息是破坏中国各民族群众和谐关系、产生民族情感隔阂的重要因素。要增强对数字互联网中民族类信息的综合性技术过滤,建设能够正确反映中国民族政策、民族关系、民族理念的权威性民族信息库,使民族类数据集的建设能够最大程度地过滤敏感信息、极端信息的干扰,规避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虚假内容等对各民族群众产生的潜在价值渗透与情绪诱导。

### (三) 复归人工智能工具属性,增强各族群众的智能互联

其一,重塑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伦理,复归技术为育人而用的工具属性。人机交互的深化与机器决策的精准性,使人类不可避免地产生对人工智能的依赖。深度依赖将导致主客异位,使人类沦为技术的客体而为技术所掌控或支配。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数字实践中,应始终秉持“以人为本”“为我所用”的基本伦理准则,复归其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辅助性工具地位。一方面,公共部门要合理制定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推进各民族地区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实现数字智能应用的普及化,防止不同民族群众之间出现“数字鸿沟”“智能鸿沟”,阻碍各民族群众正常的数字

交往;要增强各民族生态、风俗、饮食、建筑等文化信息的数据转化,并均衡地纳入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训练的语料库中,规避由各民族数据结构失衡产生的歧视性、偏见性民族问题。另一方面,复归智能应用的工具属性,要建立生成式人工智能内容输出的监管责任矩阵,防范智能生成内容的意识形态渗透。包括企业、开发者、平台、应用者等在内,其实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智能文本的生产与创作。加强对智能生成内容的意识形态监管,需要建立严格的责任共担机制,让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开发者、供应商、平台、用户等各方承担相应的责任,促使其主动发挥智能生成内容的意识形态把关作用。例如,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研发机构可以在算法开发、模型训练和数据收集等环节中增加透明度设计,避免数据被滥用或者误用,防范虚假民族信息的渗入与泛化;用户要增强对敏感性、煽动性民族信息的感知,避免在人机对话过程中,将不良诱导信息输出至智能应用的语料库数据中等。

其次,增强数字用户的数据素养,深化各民族群众的智能互联与情感互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内容生产具有双重功能属性,既可以丰富深化用户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知,也会因偏好性信息投喂而产生“意识形态操控”,将用户禁锢在弥散着情感偏见的信息茧房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数字教育实践,要规避“信息茧房”产生的偏狭认知逻辑的侵蚀,形成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民族特质的理性、客观的认识。一方面,要增强用户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底层运行逻辑的理解,明晰其数据集采、模型训练、内容生成与文本呈现的动态化流程中可能存在的意识形态偏向,勘破其回应机制权威、客观的虚幻性表象,自主过滤其内容文本中隐含的虚构性成分;要坚持以自我发展为基本原则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在人机交互中拓宽知识覆盖领域,通过多维知识结构的人机对话,规避偏好性信息带来的茧房效应,避免陷入狭隘的本民族主义或极端“大汉族主

义”的价值逻辑。另一方面,要重塑理性的数字交往逻辑,引导用户主动走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偏好性投喂构造的心理舒适圈,在思想上摆脱情感偏见与极端价值带来的数字部落主义,扩大各族群众之间的智能互联与数字交往。在我国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正是在对多姿多彩的文化的认识和归纳中,找到了可以互相理解的密钥,形成了追求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sup>[30]</sup>智能应用程序为各民族群众跨区域的文化交往提供了便捷的技术性条件,各民族群众可以充分利用智能应用程序提供的展示渠道,以多元化的方式呈现各民族独特的民族文化风情,既要让汉族群众接触、了解、包容与喜爱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也要让少数民族群众充分理解与尊重汉族文化。各民族群众的智能互联与数字互动,将深化彼此之间的文化理解,消除因语言、地域或文化差异而产生的隔阂与误会,在族际间的情感流动中奠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根基。

####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9-09-28(2).
- [2]中共中央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决定[N].人民日报,2022-10-31(1).
- [3]张微,彭兰.ChatGPT与人机交往的现实和未来[J].未来传播,2023,30(4):13-23,140-141.
- [4]尚智丛,闫禹宏.ChatGPT教育应用及其带来的变革与伦理挑战[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5):44-54.
- [5]约瑟夫·奈.硬权力与软权力[M].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 [6]谢梅,王世龙.ChatGPT出圈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风险类型及其治理[J].新闻界,2023(8):51-60.
- [7]温旭.ChatGPT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解读[J].东南学术,2023(4):208-217.
- [8]方正.数智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场景化的应用图景、问题透视与行动路径[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45(6):209-217.
-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10]刘吉昌,曾醒.情感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要素[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40(6):11-16.
- [11]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M].曹荣湘,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 [12]郑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知识生产与传播范式变革及应对[J].自然辩证法研究,2024,40(3):74-82.
- [13]黄松,谭腾.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的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建设走向:技术驱动与范式创新[J].学术交流,2023(9):20-42.
- [14]张爱军.人与ChatGPT交互政治的可能性质化:风险维度与规约路径[J].学术界,2023(4):61-71.
- [15]许纪霖.跳出魔盒的精灵:ChatGPT与人类的两难困境——以沉浸式用户体验为例[J].探索与争鸣,2023(3):75-81,178.
- [16]王少.ChatGPT介入思想政治教育的技术线路、安全风险及防范[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40(2):153-160.
- [17]常宴会.ChatGPT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潜在挑战及其应对[J].青年学报,2023(3):20-26.
- [18]方正.智能算法嵌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变革逻辑、数字梗阻与风险防范[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3,7(6):93-107.
- [19]林文刚.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M].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 [20]王英明,汪怀君.象脑与共情:ChatGPT的伦理风险发微与纠偏[J].理论导刊,2023(7):108-113.
- [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 [23]How Nature readers are using ChatGPT[EB/OL].(2023-02-20)[2023-09-20].<http://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3-00500-80>.
- [24]周宣辰,程倩.情感与互动仪式:网络空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探析[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39(4):27-34.
- [25]徐强.自我认同:数字时代的认知、情感及其批判[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6(4):1-7.
- [26]福克斯,等.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指向[M].楚艳红,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 [27]程丽琴.智能算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技术图景、潜在风险与优化策略[J].宁夏社会科学,2023(6):51-59.
- [28]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 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N].人民日报,2016-12-09(1).

[2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意识中的正向作用[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40(4):32-35.

[30]马惠兰.充分发挥互联网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责任编辑 史敏】

## The Prospects, Risks, and Strategies of Embedding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Strengthen the Aware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FANG Zheng

**Abstract:**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forging a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driven by digital technolog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Party's ethnic propaganda and education work in the New Era.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drawn a new picture for strengthening the educ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s sense of community in integrating information resources, creating sensory experiences, and deepening emotional identity. However, the problems of false data infiltration, intelligent algorithm training, and dependence on digital media in the application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ill also obscure the scientific, leading, and consensus nature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The key to exploring the use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strengthen the sense is to enhance the value guidance of intelligent applications in the technological dimension and standardize the production process of national information. Through the effective use and good governance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t has become a powerful digital driving force to strengthen the sense of community of China.

**Keywords:**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trengthening the sense of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technical risks; practical strategy

(上接第120页)

[15]刘兵红.自然资源损害赔偿制度的国际考察及启示[J].生态经济,2013(4):157-160,169.

【责任编辑 史敏】

## Review and Orientation of Punitive Compensation in the Relief System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Damage

ZHOU Xu

**Abstract:** The systematic demand fo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damage relief implies that punitive compensation needs to play a role in "supplementing the deterrent shortcomings of private law relief", "expanding the disciplinary adjustment space of public authorities", and "providing clear expectations of consequences for environmental stakeholders". In practice,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punitive compensation. Firstly, the application of punitive compensation is prone to confusion between the functions of public law deterrence and private law restoration. Analyzing the main provisions of punitive compensation, we can also reveal the problem of confusion. Secondly, the proliferation of punitive compensation limits the objective effectiveness of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damage relief. Specifically, the prioritization of punitive compensation has obscured the core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damage relief mechanism. Thirdly, the unreasonable promotion of the effectiveness measurement model of punitive compensation hinders the scientific assessment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damage other hand, the differentiated application of punitive compensation has created many constraint loopholes. At the same time, they should adopt both fixed compensation and reactive compensation implementation models.

**Keyword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damage relief system; punitive compensation; environmental code; interest measurement; administrative discretion